

愛之旅



世界名著

世界名著 / 愛之旅 之六 卡德蘭原著 / 莫凌譯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之六

愛之旅

卡德蘭／原著·莫凌／譯

愛 之 旅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⑥

著 者	卡 德 蘭
譯 者	莫 凌
出 版 者	明 遠 社
	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
	電 話：H 6 1 6 6 8 3
發 行 所	明 遠 社
	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
	電 話：H 6 1 6 6 8 3
印 刷 所	建明印刷廠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651號二樓
定 價	港幣6元 外埠美金1.5元
初 版	1 9 8 0 年 1 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

第一章 一八九九年

「你不是這意思吧？波皮爾！」維爾黛叫了起來。

「就是這意思！」莫里蒙特伯爵回答：「妳母親和我已經很慎重的討論過了，維爾黛，現在替妳辦婚事最合適不過了。」

維爾黛的聲音中帶着憤怒，十分堅定的說：「我可還沒結婚的打算，波皮爾，這種一手安排好的婚姻，又是和一個素未謀面的法國人結婚，我可是毫無興趣，有一天我要是結婚的話，一定要和一個自己深愛的人！」

維爾黛以一種挑戰的口吻對着繼父侃侃而談，看上去比平常更迷人了，她實在是個非常漂亮

的女孩，也難怪母親和繼父爲她操心那麼多了，特別是終身大事。

一頭維也納人的深紅色頭髮，典型英國人的藍眼睛，再襯上濃密的睫毛，她父親生前總說這是繼承某些愛爾蘭祖先的。

伯爵深深的注視着她，覺得論外貌而言她確實不像法國女孩，而且他也知道得很清楚：每當他們去巴黎的時候，那些法國男士見了她的美貌，總是露着讚賞、愛慕的眼光。

但她不只是得天獨厚的有着一張漂亮的臉蛋，苗條、柔美的身段和聰明的頭腦，更富饒多金呢。她的父親去世時留下一筆巨額的財產給這心愛的、唯一的女兒，這些都更令伯爵爲她操心不已。

「你知道我做的一切都是爲了你好，維爾黛，」他說：「在法國，婚姻大事都是人家安排的。」

「我不要一個法國人做丈夫！」維爾黛言詞尖銳。

「別把這些事想像得和在英國時有多大的不同，」伯爵繼續說，對她的話置若罔聞：「像你這樣的一個英國籍財產繼承人，往往都是和一個顯赫的外國貴族通婚的。」

「在這世界上，」維爾黛臉上充滿了疑慮，問道：「總還有一些國家把愛情列作婚姻最重要的考慮因素吧？」

這倒是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伯爵回答的時候，眼光不禁柔和起來：

「愛情，是每個人都在尋求的，維爾黛，有着相近嗜好、興趣的一對男女，會發現在他們的婚姻之中充滿了濃情蜜意。」

「就像你和媽媽那麼相愛。」維爾黛指出。

「是啊！」伯爵回答：「但我們認識時，她已經守了寡，是個十分成熟的婦人了，而不再是個年方十八，甚至對自己的心智也認識不清的女孩子。」

「爲什麼你要那麼想呢？」維爾黛問，聲調中透着不服的味道。

伯爵微微的笑了笑。

「妳是在嚴格的管教下成長的，」他說：「已經旅行過不少地方，事實上却從沒獨立自主的處理過一件事呢！」

「那可不是我的錯！」維爾黛反駁。

「我並沒說那是妳的錯，」伯爵回答：「事實上這種情形顯然難以避免。但，事實擺在眼前，如果沒有妳母親的幫忙，妳甚至自己都不能挑件衣裳；從這裏往巴黎，如果不帶一個僕人的話，妳就手足無措；因此，妳真認爲自己能聰明的挑選一個男人，作爲結婚的對象？」

「如果讓你來挑選的話，又怎麼知道將來我們結婚以後能彼此適應呢？」維爾黛問：「如果我看到他就討厭呢？」

「那種情況下，就算婚事說定了，我也不會要妳嫁給他了，」伯爵回答：「但，我可以答應妳，維爾黛，正因為我很了解妳、愛妳，我一定會選一個讓妳十分滿意的丈夫的。」

「我可不相信會有那麼多優秀的人選圍繞着我，等着我投入他們的懷抱！」維爾黛帶着諷刺的口吻：「如果他們都那麼特出的話，為什麼到現在還沒結婚呢？」

伯爵嘆了一口氣：

「我並不想故意隱瞞什麼，維爾黛，因為妳實在太聰明了，我想有資格做妳丈夫的高貴男士，一定不會認為妳的財富才是最吸引他的，何況妳又那麼可愛，一個男人，除非他是花崗石做成的，不然怎可能不愛上妳呢？」

「要是——他不愛我呢？」維爾黛問，聲調低沉，她想：一般法國男人不只是一定要娶一個妻子而已，也要一個情婦。

如果母親和繼父了解到：維爾黛已經知道許多他們朋友間盛傳的風流艷事的話，必定會十分惶恐。

但是，一般僕人，甚至連她的女家庭教師，即使在孩子們面前也從不避諱，仍然照談不誤，

好像他們是聾子一樣，加上維爾黛總是很小心的不露痕跡，因此他們更不會對她有什麼猜疑，不知道她正凝神諦聽他們的閒談呢！

莫里蒙特伯爵和他迷人的英國妻子，總是使他們那在巴黎的寓所和在法國的許多莊園裏充滿了一種愉快的、世故的、絢爛多彩的社交界氣氛。

可是，維爾黛仍然得待在教室裏，不准參加那些衣香鬢影、賓客盈門的場合，只除了每天下午五點鐘時能下樓來坐坐，在客廳中待一個鐘頭左右。

在倫敦時那正是母親和她喝下午茶的時間，進行純英國式的飲茶，但在法國一般婦女只是坐那兒閒談或刺繡。

當維爾黛進入客廳時，她們會以一種十分謙卑的態度向她致候，很快又回到那些有興味的尖刻話題上去。

「侯爵夫人又有了一個新情人，不但迷人，又會獻殷勤，本來波耶夫人精力充沛，把他視為禁嚮，但當侯爵夫人對他媚眼一拋，馬上就成了她的俘虜。」

「妳有沒有聽說過——有天晚上羅格蒙特伯爵突然回家，竟然發現皮爾瑞和他太太獨處一室而大為光火？真難想像伯爵也會是個嫉妬心強烈的丈夫，但是，也許現在他知道和他境況相同的男人所身受的痛苦了。」

「上禮拜我看到了傑克斯，帶着他那迷人的情婦從弗里斯·貝格瑞回來，大家都說在聖荷洛瑞她的穿著時髦極了！此外還有華麗的馬車，由兩匹駿馬拉著經過巴黎的街道，使得全巴黎的人羨羨不已，傑克斯也沾沾自喜有能力供應她如此風光！」

最初，這些消息似乎是毫無意義的，但逐漸地就像碎片組成了一幅社會形象的拼圖，更由維爾黛讀過的一些書籍中所描述的種種予以補遺。

母親和女家庭教師一向都不准她看那些書，但只要她們待在繼父的起居室的時分，她就偷偷把那些書帶到自己臥室，先把燈熄掉，讓別人以為她已經睡了，然後再趁夜深人靜時好好閱讀。

她讀了不少有關愛情方面的書，她已逐漸成長，此時正是進入社交界的時機，她告訴自己：將來，她要從一個男人那裏尋到真愛。

更因為她非常喜歡繼父，尤其他和母親在一起總是那麼洋溢着幸福，一切的一切都不會使她想到會有這樣的時候到來——繼父居然認為她該以法國的方式結婚，而且為她選擇一個男人做丈夫，主要在於彼此都能為這樣的婚姻關係提供一些有利的條件而已。

由於她的巨額財富，她敢保證：繼父首先會在一些家世顯赫的侯爵中為她挑選，也許波克斯那些在法國歷史上淵源頗深的伯爵也在考慮範圍之內。

然而，生活在普拉文斯，這裏的氣氛、環境，早已使她相信：她必須爲了愛情才踏上婚姻之路，這點甚過一切。

當她第一次知悉：那些拉斯·波克斯英挺強壯的武士們，在十字軍東征之時奮勇作戰，經過戰火的洗禮，增進了人生的閱歷，後來變成了詩人、遊吟詩人的事蹟時，使得她深深爲之激動不已。

王室的聯姻從普拉文斯、巴塞隆納、波蘭，一直到英國。

拉斯·波克斯伯爵是歐洲這些勢力雄厚的高貴家族之一，維爾黛曾經去憑弔過拉斯·波克斯的廢墟。

鬼魂似乎仍然出沒在那業已傾頹的古堡裏，想當年他們也曾經強烈的愛過、恨過，最後戰死在沙場上。

維爾黛想到那些武士們，騎在馬上英姿凜然，披着銀色的甲冑，盔甲上插著彩色的羽毛，旗幟在微風中飄揚着。

拉斯·波克斯在軍團駐紮時，是最著名的，由普拉文斯那些遊吟詩人的抒情詩句中，維爾黛覺得他們把她所需求的都表露無遺了。

「羅曼史！愛情！美！」

她知道：她永不會在一個只是看上她的錢的男人那裏尋到，此外，自己也不會只因對方的辭位就嫁給了他。

她走到窗前，欣賞着窗外美好的景緻。

初夏的普拉文斯比其他任何時候都要可愛，位於拉斯·波克斯和阿麗斯之間的伯爵莊園，一大片開闊的綠色平原上，散佈着一列列柏樹，田野上深紅色的罌粟花正在盛放，遠遠的地平線襯托着蔚藍的晴空。

「妳難道不相信我所做的一切對妳最好不過嗎？維爾黛。」繼父問，帶着戲謔的口吻。

繼父的確是一個英俊的男人，曾因他一些短期的艷史而名噪一時，在和愛德華·柏克男爵的寡婦邂逅之前，已在情海中打過幾次滾了。

那時他到英國去訪問，兩個人在一次午宴中被介紹認識了，無疑的從那個時候開始伯爵已不再感覺得到其他女性的存在了。柏克夫人非常的迷人，但和她女兒的美是完全不同的。她就像英國德勒斯登產的精美瓷器一樣，紅潤、雪白、閃亮，古典中透着甜美，裙影飄處，人人仰慕。

柏克男爵曾說維爾黛繼承了她紅色的頭髮，剛烈的個性，而繼承自己的則是有些時候頗好爭論，攻擊性甚強。

想起了父親的話，使維爾黛更爲堅定的說：

「不論你怎麼說，波皮爾，我絕不願像櫃臺上的貨物賣出去一樣的出嫁！」

「妳打算做老處女嗎？」伯爵言詞銳利。

「當然不是！」維爾黛回答：「我終究還是要結婚的，但還要過一陣子再說。」

「對一個還沒結婚的女孩來說，妳這種想法太危險了！」伯爵很嚴肅的說。

維爾黛注視着他，笑了笑。

「我知道什麼使你煩惱，波皮爾，」她說：「你和媽媽的困擾都是不必有的，你怕我會像那個叫薇妮爾絲的女孩一樣，和一個已經結過婚的男人私奔，或是和那個在蒙塔瑪特瑞自己開了一家畫室的波妮爾一樣？但我敢向你保證，我絕不會做那種事的！」

「波妮爾至少還頗有些才能呢！」伯爵說。

「難道我就一點都沒嗎？」維爾黛的反應很快。

「我並沒這麼說，」他回答：「妳有很多才能，維爾黛，但沒有一項特殊的才能可謀生，感謝上帝，好在還不需要妳來謀生，如果得靠妳的話，我敢向妳保證，絕不像聽起來那麼簡單的！」

維爾黛在客廳中踱着，步履優雅，很顯然的和同年齡的女孩有些不同。

「你說的似乎很有道理，波皮爾，」她說：「無論我說什麼，就好像爲你豎起了一個可以射下的靶一樣，我們還是回到爭論的主題吧！你想爲我選一個丈夫，我却不打算和任何不是自己挑

選的人結婚！」

「那麼讓我告訴你我們該如何做吧！」伯爵說：「我們必須邀一些我們認為最合適的人選來這見見面，事實上最近我們在巴黎的時候妳已經見到了其中的一位。」

維爾黛想了一會兒。

「你可能是指阿提格尼侯爵吧？」她問。

沉寂了一陣，伯爵才說：

「我已經向妳母親提過他了。」

「但他糟糕透了！」維爾黛叫了起來：「我和他跳過舞，進餐的時候他就坐在我旁邊，我對他的結論是——他從沒讀過一本書，雖然對馬很有興趣，却比任何你的馬夫所知道的還要少呢！」

「妳實在批評得太苛刻了！」伯爵說：「同時他還擁有巨額的財產，他的莊園是全法國幾個大莊園之一，一提到他的姓氏每一個法國人都會肅然起敬。」

停了一會兒，他又說：

「要是妳做了侯爵夫人的話，在社交界的地位僅僅次於波爾柏斯家族而已。」

「我就那麼匆匆忙忙的結婚，像條直挺挺的魚一樣！」維爾黛不屑的說：「事實上做條魚可能還要有趣些！」

伯爵嘆了口氣。

「你真覺得交往時間太短了嗎？那麼我請阿提格尼侯爵留下來住段時間好了，妳可以帶他到處看看，欣賞普拉文斯的美，把他介紹給我們的朋友，看看能否更密切一些。」

維爾黛注視着繼父，十分平靜的說：

「你也許會認為我是個傻瓜，波皮爾，但我並不真那麼傻！如果侯爵留下來的話，你知道我們一定會和他的家人關係更爲密切，因此到最後再說我不喜歡他，那幾乎都不可能了。」

「我想妳會喜歡他的。」伯爵說。

「永遠不會的！」維爾黛叫着：「你這麼說只因你一直設法要我嫁給這樣一個男人，但我可以發誓，如果他到這裏來做客的話，我就要躺在床裝病了，不管你和媽媽怎麼說，也別想讓我爬起來！」

伯爵的嘴角繃緊了，他本是個很有耐心的人，但有時繼女却使他爲難得很。

「我有一個感覺，維爾黛，」過了一會兒他才說：「妳的父親應付妳的時候，一定要比我好得多。」

維爾黛笑了。

「我希望爸爸能使我屈服，」她說：「他的性子很烈，但是你呢？親愛的波皮爾，對我總是

那麼溫文而仁慈的。」

說着她走近了他，仰起臉來親吻他的臉頰。

「你不能只因為認為我該結婚了，就在一夜之間變成一個暴君，忘掉阿提格尼侯爵和所有其他有資格的單身漢吧！他們的眼睛都放在我的錢上，遠勝過我這個人呢！放心吧！遲早總會有人出現的！」

伯爵的雙手繞着維爾黛，把她拉近了些。

「妳真使事情變得更困難了，我親愛的，」他說：「我愛妳，就當妳是我自己的孩子一樣，我想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對的，我們就忘掉阿提格尼侯爵吧！他並不是這世界上唯一的年青男人，還有許多其他的男人呢！我敢確信妳會在他們之中發現一個妳所愛的人的。」

「你真是個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波皮爾！」維爾黛輕輕地說：「我們還是去看看馬吧！牠們比我目前見過的年青男人可要有吸引力得多，真可惜我不能嫁給一匹馬！」

伯爵也笑了，心情開朗起來，由維爾黛在前面引導，從莊園到了設備良好的馬廐，兩個人在那裏消磨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天晚上維爾黛上床的時候，沒有像平常一樣的看書，只是躺在床上左思右想。

她知道得很清楚，繼父一定會把今天兩人的對話向母親報告，他們多少會被她的態度所擾

亂。

同時她更能確信：他們仍打算爲她找一個丈夫，不會太久，而婚姻的內容主要在於財勢的結合。

那一定是無法避免的，在今年冬天她在巴黎完成學業後他們一定會更爲關切她的婚姻大事。

一般法國家庭，剛入社交界的少女通常都很文靜，凡事很有分寸，深受父母長輩的庇護。

和維爾黛年齡差不多的女孩子往往都十分害羞，大多數都不善於社交，總是被她們那老練世故的媽媽們牽着鼻子走，把婚姻大事當作一種責任，自己毫無意見可言。

除了美貌之外，維爾黛那與一般女孩不同的剛烈個性，加上又是個英國女孩子，使得她即使不想引人注目，仍然顯得那麼突出。

現在，她似乎有很多想說的話，事實上要說她被忽視真是不可能的。

以前給她造成一些無謂困擾的，大多數是那些結過婚的、較爲年長的男人，因爲一般年青的男人往往只敢看那些結過婚的女人，而一見到那些豈蔻年華的少女就開始緊張不安起來。

無論如何，在她即將完成學業之後，一定會有許多多嘴多舌的女人會酸溜溜的批評她，向母親嘀咕着說她該結婚了。

「在我的女兒一離開學校之後，我就儘快的把她們趕到教堂裏去，」一位杜瓦格太太對母親

說過：「在她們生第一個小孩之前看到的世界愈少，對她們反而愈好。」

當時維爾黛沒聽到母親是怎麼回答的，但她已下了決定：在她沒有真正成長之前不打算生小孩。

「我要看看這個世界。」她想。

而今，周遭一片黑暗，她躺在床上憶起了這段對話，更為相信的是：成長已為她打開了一扇新的門，向她顯示了到新世界的路徑。

看上去她的想法似乎大錯特錯！

「如果波皮爾堅持要那麼做的話，」她告訴自己：「那我就得嫁給一個男人，當我在家裏生小孩的時候，就那麼可笑的讓他去花我的錢！」

在她內心深處反叛的玫瑰又綻放了，她發現有多少國家自己還想去訪問，有多少名人自己還想會見啊！

如果有一個守舊的丈夫，無疑的兩個人在一起定會彼此厭煩，而且她若想外出旅行，才真是夢想呢！

她想起了巴黎舞廳裏那些優雅、老練、美麗的女郎，她們的美貌和談吐閃耀着逼人的光芒，就如同那掛在她們白皙的頸項上耀目的珠寶一樣。